

# 椿樹長青掛淚痕

胡毋意

## 對永遠活在我心中的父親之懷念

編者按：民族學、社會學名學者胡耐安教授逝世時已一年，其在台唯一女公子胡毋意小姐，現就讀台大農業

推廣系，特撰文紀念其專人，至情流露甚為感人。從這篇文章中可見出這位名學者家庭生活的一面。

初秋的夜晚，一盞燈，映着母親憔悴僵僵的身影，一陣的感傷、一抹的孤寂、伴着冷冷的夜風襲上心坎，四下秋蟲唧唧，皓月當空，為什麼我只感受到黑暗與淒涼？

母女相依的日子似乎一如往昔的平淡寧靜，近一年了，母親仍是從早到晚忙裏忙外，維持這個簡單小家庭的生計，總有着或大或小的事令她勞神費心，就是這樣，母親的白髮更多了，額上的皺紋更深了，身形更加消瘦了！父親離去的一年，表面上乍看平靜的生活，仍是掩不住，我們內心情感的激盪與不平衡。

### 桂子飄香寂寞庭院

匆匆走在上學的途中，看着鄰居伯伯也拎着公事包，拿着幾本書往政大走去，內心不由得又是一陣痠痛，曾幾何時，這條路上少卻了父親的足跡？深深記得，父親總是不論陰晴風雨的趕早去上課，在他成年紅潤的臉上，經常可以見到和善的笑容，數十年的教書生涯，使他更兢兢業業的忠守着為人師表的崗位，但是，那只熟悉的黑

色公事包孤伶伶的遺棄在一角，它可知，再已觸摸不到主人那雙溫暖的手了？

幾乎半荒蕪的庭院中，蔓生着一片雜草，兩株桂花樹依舊高挺的，茂盛的紛披枝幹，迎着金色的陽光；桂花飄香時節又將來了，金黃色的花蕊已部分自綠葉中探出了頭，過去父親總是悉心的栽培着它，驕傲的望着它茁壯，如今，老樹已有了好幾代的小桂樹，也算不清是幾度花開花落了，然而，賞花的人何處尋？

暮色裏，我卸下沉重的背包，隱約看見母親瘦小的身軀跪伏在沙發椅中，亮了燈，赫然驚覺到，母親那萬分疲憊的神態，零亂的華髮垂在削陷的臉頰上，瘦骨嶙峋的手臂顯得那樣無助與淒楚。一年裏，在內心無言的痛苦，在現實無情的摧折，在生活無聲的壓迫下，母親無一日空閒過，無一夜安睡過，我嘆一年的無情歲月竟會使人衰老至此，我更嘆父親的離去，帶給親人如此的淒涼，悲苦！壁上一幀父親的照片，依然是栩栩如生，笑面迎人，但是，您智慧的眼睛是否可穿

透愁雲慘霧，見到母親落莫掙扎的心！

逢年過節，在爆竹聲中，在孩子的歡笑裏，我和母親總是不忘點上香燭，在燭光搖曳下，流着思念的淚，面對父親的肖相，一起渡過一個淒涼的節。一些大大小小的回憶浪潮總會一股腦兒湧上心來，雖可感到剎那的甜蜜，卻到底仍會化為苦楚的淚水。依舊是這棟小房子，依舊是這樣的陳設，似乎少了些什麼，兩個身影隨着冷風襲來，在牆上不停的顫動着

### 教學鑽研孜孜不倦

父親胡公耐安是安徽省涇縣龍坦村人，從小就陶治於村裏絃歌不絕聲中，加以世代書香門第，又負有振興家門的重責，幼年即承奉母教，發憤向學，努力不輟；及長，更是潛心苦讀，東赴扶桑留學，精研社會學、人類學。父親天資穎慧，記憶過人，平日生性淡泊，惟嗜讀經書，在我曉事以來，即見父親終日手不釋卷，筆不停書。父親文學造詣極深，出口成章，下筆千言立就，如行雲、如流水；生前所寫文章，散見於報章雜

誌很多，別署：遯園、遯叟、樂翁，都是他的別名。來臺的數十年間，陸續出版了十數本著作，目前尚有六十年來人物識小錄第二輯的散稿待整理出刊。我年幼時僅知父親有筆好文字好才學，迄今，我才真正感受到他的學問淵博、才華超卓，衷心感佩不已。失去了這樣一個慈父、良師，怎不令人悲痛呢！父親在教育界也同樣有着他的光榮貢獻，四十多年的教書生涯，作育了不少的英才，真算得是春風化雨、桃李滿門。父親不但對於社會學、人類學既精且博，更由於他的自勵自發，博覽羣書，宗教學也堪稱一絕。他讀書除將書上的知識細讀熟記外，並多方面尋搜參考資料，做成了有系統的講義時時溫習，以求創新。

在任政大邊政系主任期間，歷十五春秋，年年都深入山地、外島考察，隨時增添新的知識，以印證學理。後因年屆古稀退休，但猶每日勤奮自修，一如往昔，未嘗間斷。走進父親的書房，誠然如同走入了一座寶庫般，成百成千的書籍層層堆積，令人更覺得書香味濃。晚年的父親，極少涉身聲色場合，謝絕了酬酢宴會，一味的固執的竟日坐在破藤椅中，玩味着一本又一本的線裝書，每次從圖書館借回來的書，總有十數本，好像烟、酒以外，書便是他唯一的命根子。父親常帶幽默的口吻說，教書匠的罪過是誤人子弟，他們死後，較之監禁江洋大盜所居的十八層地獄尤低一級。但是，父親這個老教書匠卻是如此盡責，上課總是風雨無阻準時到課，不會遲到早退，孜孜不倦的作育着下一代學子，他所寫的一些有關民族、邊疆、宗教的書，極其翔實，或者算得上對

杏壇的一點貢獻吧！綜觀父親一生，縱橫了政教文壇，但他始終以清高自任，廉潔自重，他的所言所行，都不愧為書生本色。

### 熱忱率真恬淡細心

父親生性淡泊，志操忠耿，行事光明磊落，為人和易誠信，一生歷經革命、抗戰、剿匪，迭居於動盪不安的社會，變遷莫測的人世，嘗盡風雨霜露的凌虐，人情冷暖的薄襲，雖屢次參與國家機務，數度涉身官場，卻絲毫不為功名利祿所誘，反而益增了他一介不取的廉潔風範。父親早歲從事革命，獻身黨國，用鋒銳的文筆透過新聞的媒介，喚醒在迷夢中的青年。到北伐近成功時，二度由日本留學返國，即立志培育人才，從此一直執教於大學。隨政府播遷來臺後，更不曾更改本意，只一心鑽研史書傳記，不問世事，衣食僅求溫暖而已，每月的菲薄俸祿，亦只供酒食開銷，生活倒也無憂。數十年來始終如一，兩袖清風來去自如，保持着自我的清白孤高；父親常以禮義廉恥自勵，尤其是「恥」字，幾已成了他行事的規矩，他一生以有恥為己任，一貫秉持着這個道理，在我心中的父親，一直是「堅毅不拔、風骨嶄嶄」。父親生活極其儉約，魚肉不愛，只喜食青菜、豆干、花生，衣服鞋襪從不講究華貴，一件破棉袍穿得補丁片片，露白吐絮，仍捨不得扔掉。他平生嗜好無他，唯有烟酒是他最親暱的老朋友，一斗煙、一盅酒，就往往令父親笑盈盈的滿意極了。當他身體健康時，每天總要自酌三杯，邊吃帶殼的花生，或是些下酒的小菜。那煙紫霧繞的煙斗更是終日不釋手，鬚髯在煙霧迷濛中

，似乎更能令他感到快樂。父親的為人謙和率直，秉性仁慈寬厚，是個老好人，不僅對朋友信實，對下人也極其慈愛，不但不加呵責，也從不給人顏面難堪。父親嗜酒如命，朋友饋贈的好酒總捨不得喝，珍藏在牆角，時而取出拂塵。記得一次，阿英不慎把瓶陳年老酒給砸破了，酒香四溢，父親見狀很是心疼，卻不見愠怒之色，只是嘆了一口氣，輕輕說了一聲：「算了吧！」男人總是多

少有些粗枝大葉、馬馬虎虎的，父親也不例外，但是，他卻也有他心細的一面；父親逝世後，整理他的雜件什稿，才發現他是這樣的思緒縝密周到，所有文件書信都分類分目，井然有序，遺囑、自述，也都是生前就撰寫好了的。他生前便不喜煩人，因此早為自己做了妥貼的安排，看着父親遺留的手稿，想着他的善解人意，如何不令人益增哀感？父親唯一的缺點，是個性倔強執拗，過分癡直率真，凡事自有主見，我行我素，不善逢迎。生前又是貪黃湯、好弄筆、善放言，文字語言上大露鋒芒，有時不免觸人之痛，搔人之癢，開罪朋友，但至親好友素諳其性行，也就不以為忤了！

### 最難忘的親情摯愛

父親有子女九名，我是他的公女兒，在臺灣生、在臺灣長，其餘我的八個兄姐，都是山海阻隔，零散在大陸各省，但不論在年齡的長幼，散居的遠近，父親對我們的愛是一樣的、均等的。由於當年神州的失守，父親隨同政府機關，在倉皇間，沒能將子女悉數帶來臺灣，近三十年來，他心中一直深深引為歉疚，以為沒能盡到為人父

的責任。雖然今日兄姐都已屆中年，成家生子立業，生活無虞，可是父親生前卻始終爲他們日夜操心，眞所謂可憐天下父母心。自己素日省吃儉用，穿着破舊的布衫，五六年不捨得換件新袍，踏着老式的皮鞋，三四年還是那麼一雙，大把的年紀，花白的頭髮，僵僵的背脊，蹣跚的步伐，叫人看了辛酸，只要是與兄姐一有聯繫，就不惜千金的立即把自己平日點點滴滴積存下來的錢郵匯而去，好像這樣能夠削減他內心幾分歉意似的，直到臥病初期，猶不忘囑託母親匯款。對於我，父親更是無一刻不在惦念關心着，自襁褓，他老人家便不辭勞苦的花上大把大鈔票，雇車親自去通化街運回一箱箱S.M.A.的名牌奶粉，三四歲時，每天帶着我散步；和母親去，我不會撒賴叫抱過，但是每次和父親，我總走沒兩三步就叫累，父親卻也從不令我失望，寧可自己喘呼呼、汗涔涔，換回一張甜甜的嬌笑，也不願見我哭喪着脸，啣厥着嘴。那時父親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了，還竟爲討好孩子而不辭勞累，這是怎樣好的一個父親，不必說其他的你就知道了。由於父親漸入老年，膝下兒孫泰半都寄食他方，唯有我一人承歡膝下，所以對我不免近乎溺愛，家裏三口人，總是置我於第一，吃的、玩的，只要我愛得，父親必定儘可能的爲我弄來，並且有時候還得容忍我的專橫無理。入學後，父親愛我更深切，希望我在學業上能自幼奠定好基礎，於是供我閱讀的圖書，一本又一本塞滿了我的小房間，如果說，我往後不負父母的厚望，那麼在文學上父親該是我最大的恩師了。及長，父親也日益老邁，

我卻不知多盡孝思，體會父親賺錢養家的辛勞，猶時時愛慕虛榮喜歡漂亮，常向他老人家要他用血汗掙來的錢揮霍。當父親退休後，他那一星期二三小時的鐘點費，不但不能自己享受分毫，反倒有時累得他絞盡腦汁，在夜闌人靜，在昏黃燈光下，一字一字的嘔心咳血掙稿費。如今，這些事一齊湧入腦中，心裏的歉疚與悲苦至死也會感到難安的。偏偏我的脾氣又是如此急躁，偶不如意便暴跳如雷，因此常惹得父親長噓短嘆，搖頭晃腦，我每一想到我的錯誤，總覺罪惡太深無法彌補，也無法挽回。記得父親每次參加餐宴，總不忘攜些我所愛吃的回來；小學一二年級時尚有三輪車，父親總怕我多走幾步路會傷了腳，天天不間斷的接送我上下學。四季裏，不停的爲我添購新衣，噓寒問暖，看着我穿上新的衫衣，心裏再高興也不過了，那在乎他自己身上補了又補的青布大褂？這種種的慈愛如今歷歷在目，眞令我又愧又憾！尤其使我更覺懊悔的是：父親在生病之初，食慾不振，胃口不佳，母親總想盡法子張羅各色食品點心，饌成佳餚來提高父親的食慾，滋補他的營養，偶而他也會點些菜名，無奈此時病已沉痾，往往吃上兩三小口便放下碗筷，因此那陣子，家裏剩菜剩飯特別多，還有些軟了的小點心什麼的，全都是一盤盤、一鍋鍋的倒掉。我看眼裏，小脾氣有時不免發作起來，母親就常責備我：「你父親勞碌一生，爲子女而忙，掙下的錢也不會自己多花過一文，平日捨不得吃、捨不得穿，一碟香干子，一件破長袍過日子，到了晚年，非但沒能有子孫承歡膝下的天倫夢，反而依

然忙忙碌碌爲生計煩心，如今多花些自己的錢，弄些想吃的東西也不能算他的錯呀！」確實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父親實在太過辛勞操勞了，一般人的晚年都會享些清福，由子女克盡孝思，但是我的父親耕耘一生，子女大多數不在身邊，唯一的公女兒卻又年幼無知，連一點兒辛苦耕耘栽培的果實也不能品嚐到，這真是人生一大悲劇！俗語說：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，又說「好心必有好報」，可是老爺爺何以如此不公允！我的父親是個大好人，對他的職務不會掉以輕心，自求學到做事，都是守規矩、盡本分，知書達禮；對於子女，恪盡父責；對於妻子，恪盡夫責；對於老母，更是竭其孝思。父親有弟妹各一人，卻都不幸早逝，神州未陷，家裏生計就全由父親一肩承擔，祖母的奉養，也是靠父親躬身調理，一切都妥善周全。及至來臺後，形勢格禁，不得迎養老母於高堂，一直是深深引以爲疚，祖母的生辰、受難日、逢年過節，總見父親仰天長嘆，唏噓不已。時至民國六十二年，獲悉祖母仙逝於上海，更是又怨又艾，以未能親服孝衣、匍匐靈側爲憾。每逢佳節倍思親，往往黯然神傷，老淚縱橫，七十老翁竟如此追思親恩直至臨終，可算是恪盡人子之道了。人世間的不平雖是常有，但天理的不平如是，叫人如何不灰心？在盈眶熱淚中，我彷彿又見到父親慈和可親的笑臉！

思想着，生老病死竟是這樣容易，一代哲人學者，就此長眠九泉，陰陽阻隔，雖是如此遙迤，連片刻思緒都無法溝通，但，父親生前的種種，卻無時無刻不在腦海中浮現。十九年來，父親

頂着炎陽，披着寒風，從早到晚勞碌奔波，爲的只是撫育我成人，教育我成器；可憐他辛勤一輩子，爲子孫操勞，到頭來何嘗享過了點兒孫之福？眼見別人兒孫滿堂，回首自己髮白力衰，七十已過，只落得骨肉離散、有家難歸，怎不令人長嘆？姐姐不在父親身側，孝道本該由我一力承擔，悔恨自己年幼無知，不能好好侍奉他老人家，

反倒有時累他生氣，細思起來，真是愧恨無及。常言道：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，我竟是如此愚昧，不能及早領悟到這句話的深刻涵義。我自小受盡父母無微不至的呵護，陶醉在幸福快樂中，那裏能體味到這分辛酸痛苦？人說：因果報應，屢試不爽，以我父親的心地寬厚慈愛，未曾有傷害他人的心理，未曾有失仁厚的

作風，何以老來如此寂寞悲苦，抑鬱以終；尙且落得久病一場，受盡摧殘，我憐我父，我愛我父，怎忍見他這般淒苦的就撒手人寰？我只能馨香禱祝，願求父親風骨、才華、德操能永久活在人們心中。雖墓木已拱而碑石尙存，如後嗣門人弟子有能仰慕其風範，也足以慰父親在天之靈，令他会笑九泉了！

### 音容宛在長留腦海

或許每個人都認爲自己的父親最是偉大的，的確，我的父親，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，是我前程上的導師；今天，父親，他悄悄的來，卻又悄悄的去了，像一陣清風，似對塵世一無所惜，一無所戀，他不會留下豐裕的錢財，只遺給了後人無盡的哀思與懷念而已。我沐浴着他的慈愛，接受着他的榮光，感戴着他的才德，以一個平凡的小女孩，而能有這樣一位偉大的父親，我將畢生引以自傲，亦以做一個窮教書匠的女兒自豪。在父親的靈像前，望着他栩栩如生的面容，彷彿他依然存在塵世，活在我們的四周：當我靜坐在客廳中，我會以爲他在樓上的書房中，爲着勉強糊口的生活重擔，趕爬着一格又一格的稿字紙，吃力的用那雙視力衰退的眼睛，一遍又一遍的校對着文字。深夜覺醒，豎耳聆聽，我會以爲他正安詳的躺在床上休息，發出均勻、恬靜的鼾聲；拿起書本，我會以爲他正站在黑板前，神采飛揚的講授着他畢生研究的心得；走在路上，我會以爲他安閒的坐在家中那張破藤椅裏，細讀着書籍。我不曾認爲父親已離我遠去，他的言笑猶不時盪漾在我耳際，他的身形猶不時出現在我眼前。



胡耐安教授（右）民國五十八年與夫人（右）及女公子（中、即本文作者）合影留念。

兩瓶菊、一甌茶、一盅酒、一斗煙，敬獻在我最親愛的父親靈位前，止不住的殘菊、瓣瓣凋零，止不住的香煙、裊裊上升，止不住的燭淚、顛顛落下；人世間，還有什麼比面對親人逝去更哀感？

附錄：父親節的哀思。

親愛的爸爸：

今天又逢一年一度的父親節，想着您過去的辛勞，爲着兒女總是伴着昏黃的燈光艱苦的爬着格子，您益增的白髮，滿額的皺紋，在我腦海中是如此真切。您去了，讓我背着親恩的十字架，何以爲報？客廳裏有您一張廿四吋放大照片，望着望着，總覺您始終在對我微笑，在冥冥中庇

佑着媽媽及我！

回憶是美好的卻也是傷感的，對我，您呵護備至，嬌寵着疼愛着，一聲聲兒子兒子的呼喚迴盪在我心深處，如何再能聽到這親暱的呼聲？前幾年的父親節我總會記得買些烟絲酒這些個您的寶貝給您過節，或者再附上小卡片，您總是高興的接過，從皮夾中抽出百元大鈔作獎賞。去年，您生病住院了，在忙碌中我疏忽了，當天您還在神智不很清醒中對我說：「毋意，今天是爸爸節，爸爸住院了你也可以省錢不必準備東西過節了！」我聽了真難過，如今想想更懊悔萬分。親愛的爸爸，我如何能想到那是您和我共度的最後一個父親節呢？無時無刻我不在思念您，看着路上

有爸爸攜兒帶女的天倫情，我會妄想您的歸來，我會回憶着過去的日子！今年，多淒苦的一個父親節，沒有您，只留下一個心碎的女兒在思念着遠在天國的爸爸！

爸爸！您是否正在百花綻放的極樂世界中遙望着我，如果是的，我將不再覺得孤獨，因爲您不在冥冥中與我共度此一佳節嗎？相信七姐在您身旁會侍奉您，也會同慶佳節的，這也是我所盼望的！爸爸！以後年年今日我會上山陪您過節，會記得您的烟和酒，也會將我對您的愛化爲一縷輕烟飄送給天國的您！菊花、香燭伴您，祝您過節愉快！

愛您的女兒兒母意叩

編 輯 報 告

告

編 者

△瞿秋白曾是接替陳獨秀主持中共中央的要人，謝康教授「瞿秋白的悲劇」對瞿的家世、童年，結識左傾人物，受陳獨秀賞識，追求英雄主義，輕信誤信邪說，落入共黨「自己

人」的陷阱，以致於送掉性命等經過，有生動翔實的描述，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回頭已是墓中人」，正是瞿秋白的寫照。

△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這一國定紀念日，除了紀念行憲之外，蔡松坡（鏢）民國五年十二月二十五在雲南首樹義幟，推翻洪憲帝制，再造共和永爲世人所欽仰，范奇凌先生搜集了積篋盈筐的珍貴資料，用嚴謹的態度，流

暢的筆法，爲本誌寫「蔡鏢的故事」，是一篇人人必讀，尤其青少年讀友不可不讀的教品勵志，最富教育意義的好文章。

△名作家王覺源教授早歲在陝西供職有年，西安事變時他仍在西安城內，爲諸多罹難受迫害者之一，曾經遭遇許多艱難困苦和危險，王教授將當年所獲得的文電及最權威可靠的情報，全部予以披露，試讀王教授交由本誌獨家刊載的「西安事變見聞」，當年往事，歷歷如繪，確是一篇極珍貴的大好文獻。

△于斌樞機雖是出家人（國人習稱洋和尚），終生不婚，但是他尊重中華文化，希望烟火相傳，過繼他弟弟于翌伯之長公子爲子嗣，因此他和司法院祕書長程德受教授是兒女親家，程教授爲本誌所寫「我的親家于樞機」縷述他和于斌先生交往的若干動人故事，情文並茂，讀來令人深切感佩。

△勞工領袖、郵務工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、中國文化學院教授陳士誠先生爲本誌所寫「勞工運動三十年」，生動翔實，爲自傳文學中不可多得的佳作，值得細讀。

△何輯五先生「貴州政壇憶往（二）」因排校不及，劉昌博教授「政大選校記」續稿未到，暫停一期，敬請讀者鑒諒。